

吳

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平津館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吳高時顯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吳子卷上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燉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遠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遠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醕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

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

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

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

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猶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

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分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舉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功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

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祆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

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

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鑽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

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

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

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廄，夏則涼廄，刻剔毛鬚，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

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吳子卷上

吳子卷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閒諺。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

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

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

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轍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

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

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皇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曰：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